

春天的眼睛

■ 剑 钧

我的心也随着万寿山的那片云朵，飘了过去，飘到那一朵朵樱花丛中。3月29日，5束鲜花摆放在武汉泰康同济医院的病房里，那是进驻感染十一科的军队医护人员为最后5名治愈患者准备的礼物。这个科创造了治疗过程中无一例死亡的纪录。这是一支过硬的团队，科室主任丁盛、副主任董成民、副护士长陈娟和护理组长梁瑜4人参加过小汤山抗击非典战斗，护士长刘小燕、护理骨干冯延等4位战友曾赴利比亚抗击埃博拉病毒。他们自2月14日入驻泰康同济医院以来，坚持每天对病人进行病情评估、提前预警、及时治疗。救治过程中，有5名患者曾报病危，他们共实施9次抢救，全部成功。但在光鲜数字的背后，又有谁知道在弥漫着消毒水味的病房里，在呼吸机频繁开启的日日夜夜，可爱的白衣天使为了抢救生命，承受了多少艰辛和痛苦呢？家住武汉市青山区的陈女士是最后一位出院患者，她在3月12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后转入科室治疗。痊愈出院时，她心情异常激动，为纪念与军队医护人员的特殊缘分，她把严格消毒过的病号服打包装进了行李箱。离院时，她手捧那束怒放的鲜花，与当班的全体医护人员合影留念。我从那幅照片上看到了挂着露珠的鲜花，开得那么真诚，开得那么美丽，我也从中感受着春天。切莫小看那束饱含深情的鲜花，感受了春天，仿佛就感受了磨难中赢得的人生。

二

思念中，我仿佛又登上八达岭长城的古城台。杏花坡花飞草长，荆花谷浅草泛绿，蛰伏了一冬的春天，睁开了这双看世界的眼睛，方发现这个春天，是个平凡的春天。漫步古长城，随便踩一脚便是历史，无意迈一步便是传说。远处断壁残垣的长城，会让我联想到历史的风云潮起；那近处堞墙垛口相望的古城台，会让我联想到远在武汉的起义门的城楼。

3年前去武汉，我去了武昌古城的中和门。城门上有重檐歇山顶城楼，朱柱青瓦，斗拱飞檐；城门上方向有长方形石额，镌刻有叶剑英元帅手书的“起义门”三个大字。1911年10月10日，起

义的湖北新军工程营，率先夺取了中和门，使得南湖马炮营从此门入城，在城头架炮轰击了湖广总督府，故被历史学家称之为“首义胜利的开端”。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座面对苦难从不屈服的城市。在抗疫的日子里，活跃着无数支志愿者队伍，他们冒着被病毒感染风险，为这座城市奔走，像春光一样普照着大街小巷。他们中间有医护人员、出租司机、快递小哥、外卖小哥、公职人员，还有无数不知道姓名和职业的好心人。让我们听听他们中间，一个名叫徐和璋的小伙儿的亲历吧。

“除夕那天，武汉疫情严峻。我刷朋友圈，看到有朋友说需要志愿者，我就加了那个群，当天下午就开始了志愿服务。当时，只是想趁着刚好趁假期休息，能做点事情，结果做着做着就发现疫情越来越严重，春节假期还延长了，我就一直坚持下去了。”

在武汉做志愿者的特别多，一开始，大家接送医护人员就像战士上战场打冲锋一样，有时刚看到有接送的消息，电话打过去，得知志愿者司机已在路上了。为了多干事，徐和璋一口气加了20来个志愿者群，基本上都是500人的满群。

2月14日，武汉迎来强降温雨雪天气，当得知广东医疗队急需雨衣雨鞋后，他和队友们想尽办法联系到货源，顶着头风暴雨、穿越电闪雷鸣，深夜里一路疾驰50公里，将物资送到广东医疗队在汉南的驻地。

从除夕至今，徐和璋开着自己的车，每天主动领受物资采购和运送任务，早上9点出门，到凌晨1点左右才回家，每天行程平均超过400公里。这就是英雄的武汉人，这就是不屈的武汉人。我之所以把志愿者比做明媚的春光，是因为春光能照亮人的心扉，是因为春光能温暖人的身心。可爱的志愿者用行动，书写了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战斗成长。

三

思念中，我宛若漫步在长安街上，眼望着红墙下的白玉兰开花了。那故宫金色琉璃瓦檐下，偶尔伸出一枝春花，莫非春花也生出了一双春天的眼睛？我仿佛又登上故宫的角楼，远眺到



★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当排长武锋抱着自己的影子走上山岗时，大呼小叫的洗漱声灌满了他的耳朵。这声音是排里战士制造的，此时，他们正在山下帐篷前清理着一天积攒下来的灰尘。前几天，他也是这声音的合唱者，可此时，这声音让他听起来很是刺耳。

四月的山外，小草已绿成了片。身材高大、虎背熊腰的武锋，用目光梳理着眼前的小草。军校毕业的他，曾乐观地想，凭自己一身的兵味，与战士打成一片不成问题。事实也是，当了排长，他根本没有“水土不服”。就说那次障碍考核吧，下午训练接近尾声时，旅里来考核，战士们体力消耗得差不多了，都很打怵。武锋二话没说，第一个站出来，只见他两眼圆睁，吼声震天，不仅创下了自己的新纪录，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武锋一战成名，很多人都知道了他这个“拼命三郎”。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武锋觉得战士们开始提防他了，这种提防不是硬碰硬的，是那种软绵绵的难以斩断的提防。他本想问问班长，却始终没张开口。“排长，你光顾着看风景了，快回去吃饭吧。”老兵张强的话音，将他从胡思乱想中拉回来。

张强比武锋晚当两年兵，但他老成沉稳，在大家心目中很有威信。武锋想，自己何不趁这工夫跟他唠唠？于是，拍了拍石头，说：“再坐一会儿。”

“不抓紧饭菜都凉了。再说，还有半小时晚点名，时间少了，都不够你用的！”

不知是气温下降的缘故，还是张老兵的话点到了武锋的痛处，他浑身一激灵，问道：“我想抓全面一点，不好吗？”

“眉毛胡子一把抓，就把班长给架空了。”可不是咋的，每次晚点名，班长讲评都是草草收场！原来，自己把班长的活给干了。武锋紧走两步撵上张老兵：“我批评人过重，是不是也影响了大家的情绪？”

“我当新兵时，走正步老不能步调一致，每到练正步时心里就打怵。”张老兵没有接武锋的话茬儿，自顾自地说：“班长悄悄地跟我说，我知道你要强，踢不好正步是因为你太强了。别把走正步看得太重，管保你能踢好。我按班长说的做了，后来真的取得了好成绩。”

张老兵的话，看似漫不经心，却句句点到了武锋的心坎上。

当天的晚点名，武锋讲得言简意赅。轮到各班班长总结时，他悄悄地转到一棵大树旁，听见各班班长不但把他想说的话说了，而且更有针对性。武锋的脸红了……

再训练时，武锋将要训的内容明确后，不像以前那样四处巡视了。

就在武锋感觉与战士们关系又日渐升温时，没想到张老兵却让他他在众人面前掉了链子。

那天在软梯上练射击，武锋就像荡秋千一样，双腿老夹不死软梯。正当他懊恼时，就听张老兵大声喊：“战友们，武排长练软梯射击真够绝的，快都过去学两招。”

战士们很快围了过来。武锋骑虎难下，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武排长太谦虚了，咱也来一遍。”张老兵说着，攀上软梯。张老兵的身手可

雪线巡逻（中国画） 陆干波作

长征

第4835期



烈。后来担任共和国国防部长的耿飚回忆，他永远忘不了那位双目失明的排长，逐个地抚摸与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干涸的眼眶里已淌不出泪水。

送行的人举着火把，把带来的菜团、红薯、鸡蛋和像样点的被子、衣服、草鞋，塞给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他们说得多的一句话是：“你们可要早点回来呀！”

出征的人回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那个夜晚，红旗在夜色中招展，人们朝着红旗指引的方向聚拢着、行进着；无数的火把组成一条条发光的长龙，蜿蜒着、起伏着，好像要把远方的黑暗吞噬。

父亲不知道，他们正在创造着人间一个伟大的奇迹。那个夜晚毛泽东走上临时搭建的浮桥，回头眺望着经营了6年多的中央苏区，回想那时分田分地，“收拾金甌一片”的热烈场景，他毫不怀疑，他们一定能够回来。

父亲说，他家乡那个叫葛坳的小山村有60多个青壮年当了红军，到新中国成立后能够联系上的只剩下3个人……多年后，父亲在弥留之际还在提起那个夜晚。父亲当时不会想到革命先辈们这一双双铁脚板，在15年后走出了一个新中国。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今年的春天，来得并不晚，虽久居陋室，隔着窗，我也能听到春的脚步。

我恍然想起汤显祖《牡丹亭》中的话，“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但在庚子之年，人虽未入园林，隔着口罩，我却分明闻到了春的气息。

一

我仿佛看到颐和园的西堤，粉嘟嘟的山桃花开了。那昆明湖的碧水，就是春天的眼睛，晶亮亮的。人站在佛香阁上，似乎能看到遥远的黄鹤楼，能看到珞珈山盛开的樱花。那泣血的樱花，今年竟少了几分娇媚，多了几分如泣如诉的悲壮，让人不禁想起惊心动魄的昨天，有多少白衣天使在抗击疫情中，为那座城市甘洒一腔热血，书写春秋。

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来自全国各地和军队的援鄂医疗队，逆行千里，星夜奔赴武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抗疫之歌。在我的家乡内蒙古，有位来自草原的白衣天使，她叫张文娟，被人们誉为“樱花绽放、内心阳光”的“最美护士”。她喜欢樱花，在奔赴武汉日夜鏖战疫情“满月”的那天，她深情地写道：“武大的樱花已经绽放……清晨的一缕缕暖阳透过窗户洒在我的房间，这一切仿佛在告诉我，战胜疫情的那一天就快到了。”

那是一种悲情中的乐观，有谁知道，在她微笑的后面，是责任、是付出、是眼泪。这位在武汉协和医院重症病区工作的“80后”，在一个陌生城市，夜以继日，在与死神抢时间的肉搏中，每天都要承受闷在防护服里的痛苦，承受护目镜雾气模糊视线的不适，承受撕下鼻贴那一刻的阵痛……无数重症患者生命的春天，就这样被白衣天使们“抢”了回来，她们的心灵要比樱花还要纯洁美丽。

樱花开了在武大校园，遥遥樱花丛中，想到往年人流如织，今年近在咫尺的武汉人也只能在心里回味了。此刻，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渡江第一船

■ 黄亚洲

想象最激烈的事情，最好选在寂寞的时刻
就像如今在，在江边
看江鸥，叼起一朵浪花
补充雪白的云朵
看岸上，树站着，花蹲着，草坐着
彼此都不吭声，默默享受夕阳

然后，就想象几十条船桨把长江
泼上天空的激烈
想象长江在无数狂暴的针灸里
突然翻身的壮阔
想象“渡江第一船”直接刺入滩涂的
那一刻
想象整个中国江南，抖动了一下

显然的，这根针，在芜湖市繁昌县
刺准了穴位

都说一首诗要有诗眼
应该说，这个穴位，就是我
这首小诗的诗眼
我歌唱“第一船”的这次精确的
撞击，是因为我了解这艘船
它是从我的第二故乡嘉兴南湖起航的
在一九四九年，它已经可以同时，划动将近一千万支船桨

现在，走过我眼前的
是一支很长的船队
低沉的汽笛拉动黄沙、石子和煤炭
我当然也认识这一队船
它们是“渡江第一船”的直系后代
这支船队
拉动和平与建设

在寂静的黄昏，对于船的形象是必要的
无论激烈，无论平缓
对于针灸的形象是必要的
中国从躺着、坐着、蹲着，到最终
跳了起来

春天的灯火

■ 亚楠

在春天，鸟鸣是大地的
霓裳。呼吸
绿色晨露，和喇叭花的梦
被记忆轻轻抚摸

希望的暖流回潮
在凝望中，我循红船的指引北上
枪炮声，是送行的奏鸣曲

啊！薪火相传的人
追寻一个梦，也点燃了
春天的灯火

战士

■ 程云海

信仰被一双又一双手传递
染红大写的历程
旗，映红年轻的坚毅

镰刀刈割掉杂草、枯枝
斧头劈开荆棘、野藤
攥紧的拳头里，一枚红五星
和星光辉映
急流冲刷过的骨骼
比石头坚硬

坚守

■ 王近松

渐渐多起来，有不少人将鲜花放在坟前
有不少人，路过时
久久凝望，像是在等一声回复

七十多年烟云散去，唯有
前进的步伐，不曾改变
解放的消息，在鸟鸣里得到证实
在雨声中，得到答案

我们的民族，正是有着先烈的青春
他们爬雪山、过草地，在寒风中创造奇迹
才能在世界的东方昂首挺胸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父亲的家乡是江西于都。8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那里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父亲说，那是一个秋凉的夜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部队从周边百十里集结到那里，许多人还打着赤脚，穿着单衣，他们心头不约而同地闪着一个信号：准备出发，去远方。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号称百万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合围，夜幕中已经能够听到远处的炮声。

师政委萧华带领近万方的少共国际师，在一个叫石城的地方阻击敌人。他们奉党中央指示，凭借手中土枪、大刀，甚至石块、木头，要将三倍于己的敌人阻挡在红色根据地大门之外，为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集结争取更多时间。他们最后的武器是用拳头、用牙齿，直至抛洒自己的热血。那一仗，萧华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近5000人。当萧华完成阻击任务，带着浑身伤痕来到河边时，他看到了迎风招展的红旗和连绵不绝的火炬。

那晚，父亲没有向他年迈的母亲告别。

去远方

■ 葛江洋

父亲从1928年参加红军起，早习惯了说走就走、说打就打的常年征战。尽管他的家乡就在百里之内，可6年中他从没有回过家。那次出发，他和大多数战友一样似乎只是一次重复，重复多次的转移和出征。但那一次，每个人心里似乎都不像往常那样轻松，不光是因为打了败仗，仿佛还有一种“壮士出征远行”的预感。

集结和出发的命令是保密的。即使是相当一级的指挥员，也不知道去哪里。团政委杨成武参加革命后也是多年没回家了，老父亲带着乡亲从长汀老家赶来，想见儿子一面。当杨成武真的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老父亲流泪了，他用手抚摸着杨成武的头说：“你走，怎么也不打一声招呼，把你妈妈和我想得好苦。”这是杨成武参加红军后第一次见到阔别6年的父亲。父子分别后，杨

成武又从于都出发，参加了长征。

父亲是在于都河边长大的。他说，小小于都不到30万人口，在红军即将踏上转移征途时大约有6万多人参加红军，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当了民工。

为保证红军顺利渡河，军民联手在于都河上架起浮桥。部队傍晚行动，凌晨时拆除浮桥，一连三天大军转移，敌机都没有发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8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从于都五个渡口过河，踏上了征途。被留下的“一大”代表何叔衡用清水邀来林伯渠、徐特立等老友，做最后的话别。

每个渡口都有不少前来送行的人流，有的是当地百姓送自己的儿子、丈夫，处处能看到那种依依惜别、热泪沾衣的场面；有的是因受伤和疾病被留在苏区的战友，他们的告别更显出一种壮